

米缸里的惜粮情

仇士鹏

儿时,米缸留给我的印象,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管家。它头戴白色的尖顶帽,常常搬张凳子,坐在厨房最显眼的地方。它只喜欢人间烟火,从不关心风花雪月,人脉也很简单,只有炉灶和它偶尔聊上几句。

米缸看着敦厚,却并不称职,常会放松警惕,于是米中冒出很多一拱一拱的小肉虫,也有长着黑色甲壳的,爬起来飞快。“这还能吃吗?”“怎么不能吃?”父亲把米摊在簸箕上,站到太阳下,迎着风不断扬起、簸动着,用嘴呼呼地吹去尘土,再用手把虫子都捻走。而米在一次次的起飞中,全身裹满了阳光的明亮与温暖。把它倒回米缸后,双手插进去,随意揉搓,殷实的幸福感在指尖被反复地倾诉。

然后我就猛抓一把米,偷偷去喂鸡。

那时候,我很喜欢看它们争先恐后抢食的场景,心中颇有满足感。但这很快被父亲发现了,因为鸡不懂得珍惜,可能吃腻了,后来仅仅啄一点点,就四处溜达去了,留下一大片米,成了铁证。

父亲很是心疼。某次,他望着被鸡踩到土里的米粒,默不作声,叹着气,抖了抖烟,转过头来望着我,撇撇嘴,眯眼、垂着皱纹,一直望到我纠缠在一起的手互相撕下了一片指甲,才收回目光。当时,他并没有批评我,本以为我会感到羞愧,就此住手,没想到一个月后,我居然掀开了米缸上



春天的爱情 汤青 摄

的盖子,把一只鸡抱了进去。

这是我最喜欢的母鸡。它在里面啄得非常欢快,不多时,鸡嗓子就鼓了起来。突然,门外传来了父亲的车铃声,我急忙探着身子想把鸡抓出来,结果它竟用翅膀拍打我的手,反复躲闪,还恩将仇报地用喙攻击我。我正束手无策时,却发现缸里多了一泡鸡屎,黑乎乎的,极为显眼。

一股怒气顿时直冲头顶,我不管不顾,双手齐下,和它就像两个武学宗师对战,指抓掌击,乱打一气。

直到,咣当一声——米缸倒了,米瀑布般倾泻而出。

“什么声音?”父亲的吼声和脚步声迅速逼近,我一动不敢动,倒是母鸡,咕咕地嚷着,冲出门去,正好撞见父亲,被他一脚踢开,等我支支吾吾地把事情交代完后,还能听见它不停地叫唤。

父亲脸色通红,瞪着眼睛,就在我险些哭出来时,他却转过了头。先把没沾到土的米都倒回去,然后拿扫帚把地上的米堆起来,用手捧到簸箕上,再蹲下身子,一粒一粒地捡。

老家的地是泥地,沙子、砾石俯拾皆是。父亲一边掸着,一边捡,每每挪动身子,都发出一声轻轻的呻

吟,像是疲惫的轻哼,也像失望的叹气。但无论如何,瞟都不瞟我一眼。

我有些心慌,也不好意思干站着,蹲下身,沿着墙一粒粒地捡米。那天,我俩饿着肚子捡了很久,才把米捡完。“今天就吃这个。”父亲终于开口了。我有些不情愿,但只能憋在心里。父亲把簸箕塞给我,“今天的饭你来做,不管你做得干不干净,我都能吃下去。”

印象中,我用了整整两桶水来淘米。一直到我的手都泡白了,和大米显出同样的颜色,我才放心地把米装进锅里。但吃饭的时候,我还是吃到了碎石子,刚站起身,父亲拦住我:“你吐给鸡吃去,这才能用来喂鸡。”

等我吃完饭,父亲把我碗里的米粒刮进他的碗里,边吃边说:“你没有种过地,不知道这米来得有多辛苦。你看,你舍得用米去喂鸡,是因为它是你养大的。我们家的米都是你大姑送的,那每一粒米也是她一株株种出来,亲手养大的。她没舍得卖,都带来给你吃了。你上次还说她看着老,还不是因为天天下地,风吹日晒的。她要是知道你这么糟蹋米,不把她的心血当一回事,得有多心疼!”

我走到米缸前,下意识地把手插了进去。它依旧那么热情,紧紧把我的手攥住。我恍然意识到,米的温暖,不仅来自阳光与大地的馈赠,更源于种地人用滚烫的汗水日复一日地浇灌,所以米才如此香甜、扛饿。只一碗,就能支撑人半日的劳作,一碗接着一碗,中华文明便有了上下五千年的赓续。

如今,米缸早已破旧不堪,空荡得仿佛灰尘落下都有回声,但上次搬家、大扫除时,我仍把它留了下来。只要望向它,我就会想起父亲的教诲,让我学会珍惜与节约,学会感恩与敬重。

聆听西河

董本良

潜山市西河是诗意的河流。王安石远离舒州(潜山)经年再赴任江宁,还想起西河吴塘堰渡口,怀念提诗:“开国桐乡已白头,国人谁复记前游。故情但有吴塘水,转入东江向我流。”

徜徉西河是我每日不可或缺的功课。

听 风

周日午后,有点醉,在湿地的亭子躺倒,凳子很平。

风呼呼地刮,不凉,把我躺倒的身体一再抬起,很努力,比我任何时候的努力都甚,它扯动我的头发和衣襟,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,睁眼斜望,看见意杨的树叶翻飞,树叶间的天空是筛子里的空白,野鸭的叫声隐隐约约,湿地的讯息,麻雀的聒噪,浪涛般袭来,寻声看,河流呈现出三条溪水两道沙坝,把潜山的丘陵地貌复制了一遍,潜山市的耕地就是三条河(潜河、皖水、大沙河)亘古冲积的结果。

凝视亭

子,八卦图般的顶,是有意还是偶然?亭上的黑字似乎是最好的解答:保护生物多样性,和谐共享天地情;酒香肉香,不如鸟语花香。宣传不错,理想意念的存在总是把美好和努力彰显。我想起早年有个同学叫久香,她可愿意改名叫花香?海棠的馥郁芬芳阵阵来袭,正是绿肥红瘦时,那个试问卷帘人的女士又在悸动不安吧……

吹得微凉,我让野鸭唤醒,太阳西斜,该回家了。一群路人,看着我躺平的身体起疑,两个小孩悄声说,那个人,怎么啦?另一个说,不是死了吧!大人呵斥,我爬起来,做个鬼脸,他们笑了。

听 水

利民闸橡皮坝横亘西河,水从坝上翻滚倾泻,声音隆隆,像千军万马越过关隘,去追赶一场遥远的胜利。橡皮坝的固定桩像是龙嘴,水花四溅,嬉戏的人坐其前,端详她的绮丽。有些大人把小孩塞在救生圈里,任在齐腰深的水里浮躺。

沙滩和水接壤,沙在这里敢和豆

腐比细腻,踩上去,润涵沙里的水帘随脚面漾起,又撕裂开了,黑豆渣般的细沙粘在脚尖,忽然就见一条小鱼被踩到,翻了白肚子,一女士于中白了我一眼,眼神比鱼肚子还白还锐利,我只好赔罪似的笑着。

水里腥气让我明白钓鱼夜灯的厉害,为何苦苦相逼,沿河的景观灯带就是个摆设,在钓灯面前笃定全输。

最忠实的听水者是滩头的黄沙,水流充沛时它在河床里涌动,有时让春江水暖,有时让野渡舟横,有时让寒雨连江;干枯时守候洲头絮暖涵热,有时激起卿卿我我,有时醉倒学步孩童,有时勾连沙鸥翔集。

沙滩是闹市听水最寂寞的所在!

听 蝉

夕阳西下,霞光满天,秋后,它的辐射明显减弱,体感舒适。

走入湿地栈道,静悄悄的,没有声响。栈道下稀疏的指甲花涨红了脸,野瓜萎的花不能完全张开,顶多是鼓起嫩黄腮帮,也许是快要谢幕收场,现在的状态是它的余韵。突然,我看见栈道有只蝉仰天斜卧,翅膀不

颤,脚也不动,体黑灰色,近观,已僵毙多时,我把它翻过来摆好,拍照,我想我一定听过它不少的歌唱,留下遗照哪怕在手机上保存一天,我也安心。转过一道弯,蝉鸣传来,有的不停歇地嘶唤,像李白描绘的瀑布,飞流直下,蝉声有强弱,不呆板,声响丰富立体;有的一下一下地叫唤,像贾岛笔下的僧敲,蝉此时深得其意,确也高明,不需要质感的门就能淋漓尽致!回来时,又见一只蝉仰卧不动,须脚通红,显然倒毙不久,还不是深秋,这懦弱的家伙,同伴还在开碰头会,它却早早探路去了。

昨天空中一声霹雳,像楼上的房门忽然倒塌,据资深人士说是超音速飞机的震颤吼动,怒吼是否伤着它们中的几个?它也真是胆小鬼!

尾 声

那晚作别西河,月色朦胧,高处似有人吟:“先生仙去几经年,流水青山不改迁,拂拭悬崖观古字,尘心病眼两醒然。”东坡居士怀念荆公的声音,随山谷流泉坠入西河,缥缈而至耳边。

